

春秋
禮記
天算
或辯
虞書
命義
和章
解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虞書命義和章解

曾釗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或辯（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庚書命義和章解

此據嶺南遺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虞書命羲和章解

南海 曾 釗 冕士撰

羲和一章。實歷學之祖。其言歷象日月星辰。卽後世恆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說所本也。其言測中星以定分至。卽後世歲差之說所本也。其言賓饒。則後世里差之說所本也。其言敬致。卽定氣之說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卽準北極高卑以分晝夜漏刻多寡之說所本也。顧治經者。或於歷學未詳。而術士又不通經。遂以諸術爲西士創獲耳。近世戴東原氏最精此學。其著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餘子又何論焉。爰不揣固陋。輒爲說而詳證之。至於六職之分。四宅之地。因夷之解。古今紛如者。亦以己意刺取古義爲之注。并爲之疏。非敢謂有當經義。聊抒所見云爾。

乃命羲和。〔注〕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鄭康成曰。羲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釗謂。乃命。重難其命也。天地二官。爲四時摠攝。故鄭重命之。寵異於四時之職也。〔疏〕馬融至地官。○見釋文。馬意以六卿分職。堯時已然。按服虔注左傳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周禮大史疏引〕賈公彥申之云。服虔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据此則堯時有六卿服虔同焉矣。楚語云。少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彼正說此經命羲和之事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繁故馬云羲主天和主地也或謂下經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與地事無涉是又不然按周禮地官司徒曠云以土圭測日景是測日亦地官所與知又云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鄭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若然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二者相繫故地官亦與知日月之交會也或謂歷象與地官無涉斯不攷矣○鄭康至賢者○見周禮疏序按允征序云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尤往征之則羲和常爲官名子孫世守其業以官爲氏歷代既遠子姓必繁未聞皆命獨命六子故知其賢也○釗謂至命也○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注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月葬其君是乃爲重難之詞也孔疏云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是孔以乃爲繼事之詞今不從以己意刺取古義注之稱釗謂所以別前馬鄭之說也○天地至職也○下經仲叔皆云分命中命此經命羲和獨否故知爲寵異之周禮象天立官以家宰爲五官之總攝堯分陰陽四時以天地總攝四時之職故不同也欽若昊天〔注〕欽敬若順也言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說文曰昊天元氣杲杲〔疏〕欽若若順也○史記堯本紀云敬順昊天史遷受古文說於孔安國史記錄書多以訓詁易之是敬順即欽若之故訓矣○言順至天也○此何承天集上歷法表文後世歷法愈密而愈晦如十二重天及月輪大於地之類每推究於不可知之處不知治歷所以明時無取乎人所不能知也況天垂象人所共見何難知之有乎順天以求合一言與此經義最合○說文至杲杲○按五經異義云今尚書說春日昊天古尚書

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謹按尙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撫數四時，故昊天不獨春也是許君不從今文說矣。說文云春爲昊天，又云元氣昊天。蓋今文說本爾雅古文說合書義，故說文兩存之。今注尙書用其後說，歷象日月星辰，〔注〕歷數象法也。星五緯星，辰二十八宿也。列宿爲經星，日月五星之行皆用其度分以紀之。然列宿亦右行，故與七政相磨而差生焉。治歷法之以求差積，此順天之實也。〔疏〕歷數象法也。○此史記義也。歷數爾雅釋詁文，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象爲法則之意。○星五緯星。○此鄭注大宗伯義也。按孔傳以星爲中星，戴東原氏書補傳亦云。堯典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謂星辰，同乎堯典。孔穎達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緯至後代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卽推之不失，亦非正年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今不從者，詩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東門之楊云：明星煌煌，是下民以明星爲候也。又周語云：武王伐紂，歲在鶉首，星在天竈。劉歆三統術謂星於星冬至伏于大竈之首者，然古人以五星紀候明矣，戴何以云孔說得之乎？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統，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統，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又云：牛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蔡邕天文志亦云。

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然則五緯與日月並爲步歷攸關其法已古故鄭注舜典以日月五星解七政也戴乃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斯不察之論矣○辰二至實也○左氏昭七年傳云日月所會謂之辰周禮春官馮相氏二十有八星疏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卽名宿亦名辰故云辰二十八宿也孔疏以列宿爲不動此云列宿亦右行者按明史天文志云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日列宿天次日填星天次日歲星天次日熒惑天次日太陽天次日金星天次日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恆星天以下八重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梅氏勿庵算書云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圓最遠於地者爲恆星最近於地者爲月以視差言之與人目遠者視差微近則視差大故恆星之視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圓者爲宗動天所製故左旋之勢恆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爲最遲右移之度恆星最遲以次漸速至月而反最速若然列宿亦東移矣後世觀象求差之法僅求于日躔以爲太陽周天微有不足不知非太陽之周天不足實則列宿東移爲歲差之根但唐以前術家未之知孔氏沿其誤耳陶唐治歷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雖無歲差之名而已具歲差之法此其術所以爲愈簡而愈清也敬授民時〔注〕民時民事之時春秋傳曰時以作事授民時者依歷授民以事也伏生唐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常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
〔疏〕民時至之時○按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彼注正取此經

敬授民時。解太史中事。故還取以注此經中時也。○春秋至事也。○左氏文六年傳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生之本。於是乎在。彼時亦謂民事之時。故引之。而申云。授民以事。○伏生至賦之民。○此大傳文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攷鐘。噫亦有此文。但小異耳。分命羲仲。〔注〕鄭康成曰。仲叔亦羲和之子。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釗謂分別也。既命羲和主天地。又別命羲仲爲春官。秩宗也。〔疏〕鄭康至伯乎。○見周禮疏序。鄭意上經羲和是羲和之子。字曰伯故。以此經仲叔爲亦羲和之子也。知仲叔爲字者。儀禮士冠禮三醴辭曰。伯仲叔季。唯其所當。是仲叔皆字也。仲叔既掌四時。無容伯獨不見。上經羲和掌天地。則爲伯可知。但經不言伯。鄭知義然者。伯爲適長。繼世掌天地之官。故但稱羲和而爲伯之義。自見也。○釗謂至宗也。○分別說文八部文。知羲仲爲秩宗者。周禮疏序引鄭注分命仲叔云。官名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是鄭以羲和六子爲此六官矣。但彼總引茲分采之。又約其詞。故不稱鄭康成曰也。案下經稷后稷契司徒伯夷秩宗皋陶士禹司空。鄭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是作司空卽作共工。舜時冬官名司空。堯時名共工也。若然。下經共工方鳩僝功。是堯時共工爲冬官。今和叔又爲冬官者。鄭注彼云。共工水官名。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堯宋年義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殯兇共工更相薦舉。然則彼共工在堯末。與堯元年命義和。据竹書固不相妨。若稷司徒秩宗士之命。更在舜時。尤與堯無涉矣。宅齔夷。曰陽谷。〔注〕宅居也。齔夷東夷也。陽谷在朝鮮。陽日出也。日直其地而出。故名陽谷。〔疏〕

宅居也。○此史記義也。嘉平石經作度。惠戴諸儒多從之。江徵君尚書集注云。宅度字同。引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降丘宅土。風俗通亦作度爲證。似爲有據。但下經寅賓。卽是度景。此何得云度耶。宅古作屋。與度形近。遂書作度。其實義當爲宅居也。○嵎夷至暘谷。○後漢書東夷傳贊云。宅是嵎夷。日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茲用其義也。案其傳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蓋日之所出也。下文云。燕人衛滿遼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據此。則朝鮮爲嵎夷地矣。禹貢雖指謂青州。跨有東海。朝鮮亦其域內地。其說甚確。說文云。嵎夷在冀州。江氏以爲冀當爲青字。蓋傳寫之譌。義或然也。知暘谷在朝鮮者。說文云。日初出暘谷。登榑桑。湯卽暘谷。索隱云。舊本作湯。淮南子地形訓云。暘谷扶桑在東方。是暘谷與扶桑近矣。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應劭注云。樂浪古朝鮮國。若然。暘谷在朝鮮審矣。寅賓出日。〔注〕寅敬賓道也。出日初出之日也。日初出度其景識之。若道之行然。故曰賓。羲仲測日出。和仲測日入。互文相備。〔疏〕寅敬至日賓。○此史記義也。測景之法。於平地立八尺之臬。日出之時。景在臬西。則畫識其出景之端。日入之時。景在臬東。則畫識其入景之端。周禮考工記匠人所謂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是也。此羲仲度景識其出以至於入。與迎而導之使行相似。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謂出接賓導之入。擯與賓古通用。故羲仲度景出謂之賓也。經不云日入者。東方見日早。校西方幾差一時。則其入之早亦差一時。可知矣。因其見日早。可以測里差。故以出日立文。其實羲仲度出景未嘗不度日入之景也。平秩東作。〔注〕平當讀爲辨。辨別也。秩當作讎。次敘

也。周禮曰：辨其敘事。鄭康成曰：作生也。釗謂：東方蒼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故曰東作。疏：平當至別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作辨，惠徵引九經古義云：說文云：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等，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作倫。孔氏鑿古文誤以平爲平，訓爲平和，失之。今從惠說者，惠與鄭引合也。○秩當至敘事。○說文云：秩，積也。釗謂之次弟也。虞書曰：平糶東作，是古尙書本作糶也。段大令尙書攷異云：釗許君以會意說之曰：爵之次弟也。爵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从豐。弟，合意。秩，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釗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漫改秩爲糶，好古而不通其源也。按段謂：釗假借字，非也。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類，令長是也。蓋令从今，門本訓說，令長从瓦，从匕，本訓久遠，而用爲令，丞官長字，與說令長遠義不相蒙。故爲假借推廣之，則祖爲始，廟而用作祖道，潭爲漸流，而用作儀器，爲爲母繫，而用作釗爲侯爲射侯，而用作公侯，皆其例。若大釗本義爲爵之次弟，凡次序字皆可用釗，此亦如出爲草出，而凡出入皆用出，生爲草生，而凡生死字皆用生，老爲人老，而老耆老馬亦用老，考爲壽考，而父考亦用考，初爲裁衣始，而通訓始宏爲室宇，大而通訓大，其字義爲引中，六書之例，屬轉注，段乃謂之假借，豈確論乎？近人所云釗本字，秩假借字，其實非誤，茲從之。故云秩當作釗，次序也。史記作程者，案詩：秩秩大猷，說文作說，說从戛聲，戛从呈聲，是程秩皆聲之聲，近假借。周禮曰：辨其序事，存官馮相氏文，彼注引此經云：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爲，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是鄭以此經辨秩解彼辨序，以作爲成易解彼事也。故還引之。○鄭康至東作。○鄭注見

孔正義引謂以下引尚書緯以增成鄭義也。若龍故書作春龍。据御覽案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此云春龍房位春疑蒼之譌故臆正之。春主木木之性仁仁之德好生。青帝執規以司春故云其規仁好生不賊。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注〕鄭康成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疏〕鄭康至齊也。○見周禮挈壺氏疏古法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以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又鄭作上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尚書緯謂刻爲商據此則晝漏不止五十刻矣。乾象歷云春秋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蓋蔡云五十六鄭云三商皆舉全數言之其實日出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夜五刻以裨晝所謂朦影也。歷法相沿皆如此鄭云漏齊與諸歷不同者以經云出日下云內日是以日見爲限又經云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是日中宵中卽爲測二分之法二分以日夜分得名若晝五十五刻半夜四十四刻半何得名分乎鄭以漏齊言之此歷理之精也。自唐以來歷算皆用恆氣惟冬至用定氣以今年冬至與明年冬至之算折半之爲夏至四分之爲二分如此則分常先後天二日西術測黃道與赤道交日當其交處乃置二分其法校密近世江慎修氏發明之其說甚詳然愚以爲黃道赤道皆後起之名太虛中本無黃赤道也未見儀器之人以此語之反滋疑惑究不如卽天象以求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又以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卽命爲二分夫人皆知之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乎此與典言歷所以爲最簡而精鄭注亦至明切情平治此學者徒爭西中之法而不知察也。○星鳥至之方○見鹵風正義尚書攷靈曜云春

鳥星昏中彼注云鳥朱鳥鶉火也分野略例云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於辰在午爲鶉火鄭以鶉火解星鳥最確蓋曉時日在胃末昴初故初昏七星中七星鶉火次也中星據正午言孔正義云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未是朱鳥七宿皆見孔不知歲差以月令解曉與誤也○殷中也○見釋文爾雅釋言云殷齊中也此鄭注所本春秋仲月皆云殷猶今法言二分黃道與赤道交厥民析〔注〕散布在野也〔疏〕散布在野也○呂氏春秋仲春紀耕者少舍高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彼散布正解析字故用之鳥獸葦尾〔注〕葦尾當讀爲字微字任娠也春時鳥獸懷任未著〔疏〕葦尾至字微○此史記義也說文序云字者葦乳而多論語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是古字葦微尾通用故讀從字微○字任至未著○虞氏易屯六二注云字任娠也國語晉語云鳥獸孕章昭注謂春時又云鳥獸成章注謂立夏鳥獸已成周語云搜于農隙章注春田曰搜搜搜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擇而取之云夏時鳥獸成則春時字微爲懷任而未著明矣未著卽是微也申命義叔〔注〕江良庭云申重也齊職官儀曰堯命義叔爲夏官司馬也創讀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疏〕江良至馬也○申重爾雅釋詁文齊職官儀引見藝文類聚齊職官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等撰彼知義叔爲司馬者周禮疏序云鄭注夏爲司馬又云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以後代況之則義叔爲夏官是司馬也○創謂至朕虞○案舜典云帝曰嚳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火於時爲夏故周禮夏官有司燬則是舜

時益爲夏官此一證也。名其官爲朕虞者，商度山林之利害，卽周禮夏官職方、山師、川師、原師諸職與地官之由虞澤虞不同。知者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是必知山澤之利害而後能焚之。」若山虞澤虞惟爲之厲禁，不掌辨其利害也。此益爲夏官之二證也。舜命益云：「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若訓順。」周禮夏官有職不氏，掌畜二職，皆掌教擾鳥獸，擾亦馴順也。此益爲夏官之三證也。然則唐虞時夏官名朕虞，不名司馬，伏鄭皆云司馬蓋以周官況之耳。其實周以武得天下，故兵刑分官，兵以馬爲重，因其官爲司馬，唐虞以揖讓治天下，故兵合於刑，秋官掌之，而夏官命名取乎虞度山澤利害，擾馴鳥獸，不使逼人而已。與周不同，故劉謂唐虞時夏官蓋名朕虞也。云蓋者，以一家之說，不敢實言，故稱蓋以傳疑。宅南交，〔注〕南稱交，今尙書說謂之大交，蓋卽交趾地也。鄭康成曰：「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疏〕南稱至大交。○史記律書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今俗亦云五月天地交，五月於辰爲午，是午有交義也。」南位午，故云南稱交。書傳云：「中祀大交。」蓋山書傳爲今文，故云今尙書說。○蓋卽交趾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孔傳云：夏與存交，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京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存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名交趾者，或古文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其說甚確，故從之。但其字作趾，似尙遜於鄭景純脚壓曲展相交之說。案書傳元祀代注：「元始也。」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中祀大交，蓋山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仲祭大交，氣於岱山。南交稱大交，秋祀柳穀華，山注：「柳聚也。」幽都宏山祀注：「宏山，恆山也。」五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據此則陽谷柳谷，幽都皆因東西

北面名豈南獨否乎且交趾之說始於劉欣期交州記今驗其民不然鄭注王制云足相鄉臥則僻安偏臥不獨南方應劭漢官儀說交趾之義云始開於北遂交於南以爲子孫基趾雖其義未盡允亦可見當時字實作趾不作趾矣南交又名交趾者趾之爲言止也交趾爲交之極南言南交至是而止也水經注引書傳南撫交趾是魏時南垂極於交趾矣○鄭康至滅也○南與北對北曰幽都故知南曰明都也今無之故云摩滅古者書以漆書於策簡久相摩則滅其理或有然也平秩南訕〔注〕訕當作爲成也謂楹盛也唐傳云南方者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劍謂南方任養之方養種物使楹盛故曰南爲〔疏〕訕當作爲○史記索隱云爲依字讀是史記本作爲則書亦作爲可知○成也謂楹盛也○淮南子天文訓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注云爲成也茲用其義但嫌與下經西成相亂故以楹盛申成之知然者說文成从戊从丁又云丁夏時萬物丁實也漢書律歷志云大盛於丁豐楹於戊是成本有盛義史記成山漢書作盛山古字成盛通○唐傳至南爲○南任同聲禮記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皆以任訓南毛詩燕燕傳任大也夏時物假大稱盛此南稱爲之義也敬致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注〕敬致致其景長短之極也於夏言也冬可互見矣鄭康成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長也劍謂星火心也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正猶定也〔疏〕敬致至見矣○馮相氏注冬至景丈三尺夏至景尺五寸致長短之極以爲日至至者至其極也若景非極長極短不得謂之至此二至用定氣之說所本也歷法之用定冬至者以太陽冬盈而夏縮也所以然者黃道周與日輪天

不同心而黃道心卽地球心是日輪天舉地球不同心也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近遠不等距近卽行疾疾則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爲盈每冬月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盈二分矣距遠卽行遲遲則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每夏月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以較平行則縮二分矣平行度分新法以天度計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故二至相距平氣與定氣每差二日漢以後歷家皆從冬至起算但日景未長極而命爲冬至於理不可於是何承天一行輩推冬至取諸晷景而冬至乃得諸實測焉然一行獨於冬至用定氣而二十三氣仍用恆氣江慎修氏據西法辨其誤甚確愚謂一行蓋未攷諸堯典耳堯典於夏言敬致則該乎冬可知然則西土定氣之說實爲中法所固有矣○鄭康至長也○見孔正義案馬融云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鄭不同者蓋馬據地中而言鄭據南交而言也中國在赤道北夏日行北陸故晝夜長短因乎北極出地高下北極出地下則晝短夜長出地高則晝長夜短元史天文志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若然南交在衡岳南北極當更下明史云廣東極高二十三度以極移十度漏差四刻計之廣東校衡岳北極下二度故晝五十五刻也漏刻準乎北極此南北里差之說所本也○劉謂至定也○攷靈曜云主夏者心昏中可以種黍彼正說此經中星茲從之江長庭徵君據正義云馬融鄭某以爲仲夏之昏心星中采爲馬說今不稱馬融曰者案鄭志答孫皓問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詩七月正義又引此經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則鄭不以星火爲心有明文矣正